

# 补辑

晋·葛洪撰  
梁·陶弘景增补  
金·杨用道再补

尚志钧 辑校

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

BUGI  
ZHOUHOUFANG

# 肘后方

[修订版]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(皖)新登字 02 号

责任编辑:胡世杰

封面设计:王国亮

**补辑肘后方**

(修订版)

晋·葛洪 撰

尚志钧 辑校

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九州大厦八楼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安徽省新华书店经销 繁昌县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4.25 字数 368 千字

1996 年 4 月第 2 版 199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8 001—12 000

ISBN 7—5337—1227—7/R·253 定价:15.80 元

本书如有倒装、缺页等问题向承印厂调换

## 内容提要

《肘后方》是现存较早的有重要价值的古方书之一。书名“肘后”，即随身携带便于临床救急应用之意。所收方药，有简、便、廉的特点，所录单、验方大都有很好疗效，至今仍是临床和医药史科研工作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。

《肘后方》经历代传抄或翻刻，现存本内容遗漏过多，体例不一，句法难解，且错讹不少，给读者带来太多的疑惑和不便。古医药文献专家尚志钧从《肘后方》以后刊出的多种医著中加以辑复，摘引《肘后方》的条文，在葛洪、陶弘景二氏的现存本的 1 392 条方子之外，辑复了 1 265 条之多；同时对现存本的缺漏、误刻处，通过与诸书互校、旁校和考证，予以改正，使补辑后的《肘后方》接近于古方书原样，向读者提供了较可靠的、较完整的本子。

《补辑肘后方》于 1983 年出版，现修订再版。这次修订主要是将辑佚方与现存本方分隔开，在全书方子归类上不牵合“百一”之数，恢复杨用道添附诸方，并且在点校上作了一些补正。

## 《补辑肘后方》修订版序

《肘后方》是我国古代较早的一部医学方书。“肘后”是随身携带以备急时应用的意思。战国时医学家秦越人(扁鹊)游历各地行医时,就创导“肘后方”的使用。到了3世纪初,东晋葛洪(281~341)根据秦越人遗意,从他自己编集的《玉函方》中采其“单行径易、约而易验”、“卒皆易得之药”,而成《肘后卒救方》(后名《肘后救卒方》)。

到了梁代,陶弘景(456~536)将葛氏原本的八十六首(篇)并为七十九首,增加二十二首,共为一百一首。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,上卷三十五首治内病,中卷三十五首治外发病,下卷三十一首治为物所苦病,书名改为《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》(简称《肘后百一方》)。陶氏本以红字和黑字将葛氏原方与自己补入方区别。由于此书的实用价值很大,各个朝代均有传抄或翻刻,终致葛、陶二氏所撰方混合不易分辨,而内容的遗漏、重复和讹误增加。

金皇统四年(1144)杨用道得辽乾统年间(1101~1110)的刊本,添附得自唐慎微《证类本草》的部分方子,改名《附广肘后方》,是为现存各种版本《肘后方》的祖本。

《肘后方》是一本价值很高的古方书,自唐宋以来,就被《外台秘要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本草图经》、《本草纲目》等许多著名医学文献所引用,并在北宋时传到海外邻国刊行。它着眼于临床急症的诊断和救治;收录方药简、便、廉而卓有效验,充分反映了医药为劳苦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;其收录的方书多半已散佚,端赖此书而存其大概;在录方的同时,每病都谈及病候,略记病原,明其治法;对天花、沙虱、獠犬(疯狗)啮人等传染性病症,早在1600多年前就有了清楚的认识;而对常山、青蒿治疟,麻黄治咳,大黄泻下,密陀僧防腐,

赤石脂收敛,以及雄黄和艾消毒等的记载,都符合于现代科学。至今《肘后方》仍是临床和医药史科研工作者不可多得的参考书。

遗憾的是现存的《肘后方》体例不一,句法难解,以及缺漏、误刻太多,给读者带来太多的疑惑和不便。

1955年商务印书馆曾根据明正统道藏本(涵芬楼影印)、明嘉靖甲寅吕颙刊本、明万历李栻刊本、清乾隆四库全书写本、清道光庚寅徐逸堂刊本、清道光戊申瓶花书屋刊本、清道光刊六醴斋医书本、清光绪丙午刊道藏辑要本这八种刊本进行整理,出版了《葛洪肘后备急方》铅印本。在这个铅印本的“出版说明”中记载,这八种刊本“内容基本相同,字句间互有出入,有的本子间有大段的脱漏和残缺,或页次倒置。本书共分七十三篇,自第四十四至四十六篇,原书均缺,目录中未载有篇名;第三十七篇‘治肠痈肺痈方’则有篇名而无文字;第三十八篇‘治卒发丹毒火恶毒疮方’及第三十九篇‘治痲疥漆疮诸恶疮方’则又均有文字而无篇名,且中间似有缺漏。原书个别的地方,间有重复的叙述,这些缺误,各本均未作校正和注释,所以,我们还不能肯定哪种本子刻印得最精确。”

商务印书馆最终是根据涵芬楼影印明正统道藏本,并参考其他七种本子校正脱误后重排的,并指出“从本书体例的不一致,句法的难解,以及许多的缺漏、误刻,说明了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整理。”此铅印本在196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重印过,内容未有改进。至于人民卫生出版社在1956年影印以后多次加印的《肘后备急方》乃是上述商务版“出版说明”中提到过的“明万历刘自化刊本”,其残缺和脱误依旧。

我在数十年的医药学文献研究过程中,涉猎浩瀚的古医书、古本草、古方书,在辑复和整理《新修本草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名医别录》诸古籍之余,有意辑补和整理《肘后方》这部对我国古代医学和民间单验方传统经验有过深远影响的古方书。

1961~1966年我从《外台秘要》、《千金方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证类本草》、《医心方》、《本草纲目》等书找得注记为“肘后”而《肘后

方》现存本中未见的 1 265 条方子,其数量与今存本的 1 392 条相差不多。与此同时,对商务本和人卫影印的现存本《肘后方》,用其他诸书进行旁校,使书中许多缺漏、误刻得以改正。例如现存本中的“若田舍贫家。此药可酿。拔葵及松节。松叶皆善。”一条,据《外台秘要》改为“若田舍贫家无药,可酿拔葵及松节、松叶皆善。”

经我补辑整理的《肘后方》,1983 年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时,取名《补辑肘后方》,强调了补辑 1 265 条佚方的特点。问世以后,国内外医史、中医药学文献工作者对此项补辑工作热情地给予肯定,同时也指出了某些欠妥的处理方法,由此推动我和刘大培君在第一版的基础上,加以改进。

在第一版中,我在收纳补辑所得 1 265 条佚方时,为了使今存本中实有 69 篇,扩展到陶弘景《补阙肘后百一方》的 101 篇,我趁补辑所得方内容远远超过今存本篇目之机,主观地添设了 32 个篇目,使之牵合了陶弘景的“上卷三十五首治内病,中卷三十五首治外发病,下卷三十一首治为物所苦病”的篇目数。事实上陶氏当初的 101 篇篇目早已失传,新立的篇目肯定有臆断之处;而且将现存本各条与辑佚所得各条打乱重排,使读者看不出哪些是现存本的、哪些是补辑的,确有不妥。所以在这次修订再版时,在现存本原有篇目下,首列现存方,次列辑佚方,并有明确标志。至于辑佚方中的泌尿系统病、妇科病、儿科病等 49 个专题篇名,在各加[辑佚方]标志后,附载于现存本有关或相近篇之后。

此外,第一版曾以杨用道所加“附方”仍宋代方子,非葛、陶二氏固有,而全部删除。方家认为,“附方”虽非肘后原方,但它们毕竟是宋以前的古方,只要明确是杨氏“附方”,保留下来仍不失参考价值。故修订版已予恢复。不过读者在引用“附方”时要注意,不能简单地注以“肘后”,因它不是肘后原方,而是从宋代《证类本草》中转录来的。朝鲜金礼蒙等所纂《医方类聚》中就误以杨用道增添的宋代方子为《肘后》的原方。又如《本草纲目》卷十五泉耳条附方载“误吞铜钱”方,下注出“肘后方”。查《肘后方》卷六附方中有此方,注明

出“杨氏产乳”。《证类》卷八臬耳实附方载有此方，亦注出“杨氏产乳”。由于金·杨用道将《证类》中“杨氏产乳”方录入“肘后附方”中，《纲目》未加分析，转录此方时，遂误注出典为“肘后方”。

历代中医古籍中，均有一些现代科学尚不能解释的问题，或者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夹杂了一些不科学的内容，希望读者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，认真研究并弃芜取精，在弘扬传统医学成就的同时，推动中医药学的提高和发展。

对《补辑肘后方》的修订工作，刘大培君给予大力协助，谨致谢忱。我们虽尽其绵薄，做了一点工作，但可能仍有不当和疏漏之处，敬希读者指正。

1995年10月20日尚志钧

于芜湖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本草文献研究室



## 修订版辑校说明

一、本书在1983年版补辑本的基础上,添加杨用道附方,按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(以下简称人卫)影印《肘后备急方》目次编排。在各篇题下,分为三项:第一项为肘后今存方,第二项为辑佚方,第三项为附方。共计含原方1392个,佚方1265个,附方613个。有很多佚方在原书无篇题归类时,即在性质相近的篇题以下,在标明辑佚方同时,另设篇题列出。

二、每篇中,将诸方首端有关主治症候的文字用黑体字排出,权充后列诸方的子目。这样既不增损原本文字,又便于读者查看醒目。

三、各篇末“文献及校勘”中所用书名均沿袭1983年版补辑本所用的简称,其全称及所据版本如下:

《金匱》 汉·张仲景《金匱要略方论》,1956年人卫影印本。

《伤寒论》 汉·张仲景原著,成无己《注解伤寒论》,1955年商务版。

《肘后》 晋·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,1956年人卫影印本;又1955年商务铅排版,简称商务本《肘后》。“文献及校勘”中所注《肘后》××页,均指人卫影印本页码。

《外台》 唐·王焘《外台秘要》,1955年人卫影印本。

《艺文类聚》 唐·欧阳询撰,1965年中华书局版。

《御览》 宋·李昉等《太平御览》,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本。

《证类》 宋·唐慎微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,1957年人卫影印本。

《医心方》 日本丹波康赖撰,1957年人卫影印本。

《幼幼新书》 宋·刘昉撰,明万历十四年丙戌(1586)陈氏頌祝堂木刻本。

《纲目》 明·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,1977~1981年人卫版。

四、同一方子见引于几本书时,以最早本为底本,以后出者为参考本,一般以《外台》、《医心方》为底本较多,《证类》次之,《纲目》仅供参考用。

五、在现存《肘后方》中,某些方子由于舛错、脱漏、字误及断句欠妥,造成句法难解,仍沿袭 1983 年版补辑校正。

## 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序

(亦名《肘后卒救方》，隐居又名《肘后百一方》)

抱朴子丹阳葛稚川曰：余既穷览坟索，以著述余暇，兼综术数，省仲景、元化、刘戴秘要、金匱、绿秩、黄素方，近将千卷。患其混杂烦重，有求难得，故周流华夏九州之中，收拾奇异，捃拾遗逸，选而集之，便种类殊，分缓急易简，凡为百卷，名曰《玉函》。然非有力，不能尽写。又见周、甘、唐、阮诸家，各作备急，既不能穷诸病状，兼多珍贵之药，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。又使人用针，自非究习医方，素识明堂流注者，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，安能用针以治之哉！是使鬼雁攀击，牛羊搏噬，无以异也。虽有其方，犹不免残害之疾。余今采其要约，以为《肘后救卒》三卷，率多易得之药，其不获已须买之者，亦皆贱价草石，所在皆有；兼之以灸，灸但言其分寸，不名孔穴，凡人览之，可了其所用；或不出乎垣篱之内，顾眄可具，苟能信之，庶免横祸焉。世俗苦于贵远贱近，是古非今，恐见此方，无黄帝、仓公、和、鹊、踰跗之目，不能采用，安可强乎！

## 华阳隐居《补阙肘后百一方》序

太岁庚辰(即公元500年)隐居曰:余宅身幽岭,迄将十载,虽每植德施功,多止一时之设。可以传方远裔者,莫过于撰述。见葛氏《肘后救卒》,殊足申一隅之思。

夫生民之所为大患,莫急于疾疹,疾疹而弗治,犹救火不以水也。今辇掖左右,师药易寻,郊郭之外,已自难值,况穷村迥陌,遥山绝浦,其间夭枉,焉可胜言。

方术之书,卷秩徒繁,拯济盖寡,就欲披览,回惑多端。抱朴此制,实为深益。然尚有阙漏,未尽其善,辄采集补阙,凡一百一首,以朱书甄别,为《肘后百一方》。于杂病单治,略为周遍矣。

昔应璩为百一诗,以箴规心行。今余撰此,盖欲卫辅我躬。且《佛经》云:“人用四大成身,一大辄有一百一病”。是故深宜自想,上自通人,下达众庶,莫不各加缮写,而究括之。

余又别撰《效验方》五卷,具论诸病证候,因药变通,而并是大治,非穷居所资,若华轩鼎室,亦宜修省耳。葛氏序云:可以施于贫家野居,然亦不止如此。今搢绅君子,若常处闲佚,乃可师药有方;或从禄外邑,将命远途,或祇直禁闱,晨宵闭隔,或羁束戎阵,城垒严阻,忽惊急苍卒,唯拱手相看,孰若便探之枕笥,则可庸竖成医。故备论节度,使晓然无滞(自“夫生民之所”到“晓然无滞”一段,系以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五方术部疾条所引“梁陶弘景肘后百一方序”文为底本的),一披条领,无使过差也。

寻葛氏旧方,至今已二百许年,播于海内,因而济者,其效实多。余今重以赅要,庶亦传之千祀,岂止于空卫我躬乎?

旧方都有八十六首,检其四蛇两犬,不假殊题;喉舌之间,亦非

异处；入冢御气，不足专名；杂治一条，犹是诸病部类。强致殊分，复成失例。今乃配合为七十九首，于本文究具都无付减。复添二十二首，或因葛一事，增构成篇；或补葛所遗，准文更撰，具如后录。详悉自究，先次比诸病，又不从类，遂具劳复在伤寒前，霍乱置耳目后；阴易之事，乃出杂治中；兼题与篇名不尽相符，卒急之时，难于寻检，今亦复其铨次，庶历然易晓。其解散、脚弱、虚劳、渴利、发背、呕血，多是贵胜之疾。其伤寒中风，诊候最难分别，皆应取之于脉，岂凡庸能究。

今所载诸方，皆灼然可用，但依法施治，无使违逆。其痈疽、金疮，形变甚众，自非具方，未易根尽。其妇女之病、小儿之病，并难治之，方法不少，亦载其纲要云。

凡此诸方，皆是撮其枢要，或名医垂记，或累世传良，或博闻有验，或自用得力，故复各题秘要之说，以避文繁。

又用药有旧法，亦不复假事事论诏，今通立定格，共为成准。

凡服药不言先食者，皆在食前。应食后者，各自言之。

凡服汤云三服、再服者，要视病源准候，或疏或数，足令势力相及。

毒利药，皆须空腹。补泻其间，自可进粥。

凡散日三者，当取旦、中、暮进之。四五服，则一日之中量时而分均也。

凡下丸散，不云酒水饮者，本方如此，而别说用酒水饮，则是可通用三物服也。

凡云分等，即皆是丸散，随病轻重所须，多少无定。铢两三种五种，皆分均之分两。

凡云丸散之若干分两者，是品诸药宜多宜少之分两，非必止于若干分两。假令日服三方寸匕，须差止，是三五两药耳。

凡云末之，是捣筛如法。咬咀者，皆细切之。

凡云汤煮取三升，分三服，皆绞去滓而后酌量也。

字：方中用鸟兽屎作矢字，尿作溺字，牡鼠亦作雄字，乾作干

字。

凡云钱匕者，以大钱上全抄之；若云半钱，则是一钱抄取一边尔，并用五铢钱也。

方寸匕，即用方一寸抄之可也。

刀圭准如两大豆。

炮、熬、炙、洗、治诸药：凡用半夏，皆汤洗五六度去滑；附子、乌头，炮，去皮，有生用者，随方言之；矾石熬令汁尽；椒皆出汗；麦门冬皆去心；丸散用胶皆炙；巴豆皆去心皮，熬，有生用者，随而言之；杏仁去尖皮，熬，生用者言之；葶苈皆熬；皂荚去皮子；藜芦、枳壳、甘草皆炙；大枣、梔子擘破；巴豆、桃、杏仁之类，皆别研捣如膏，乃和之；诸角皆屑之；麻黄皆去节。

凡汤中用芒硝、阿胶、饴糖，皆绞去滓，内汤中，更微煮令消。红雪、朴硝等，皆状此而入药也。用麻黄即去节，先煮三五沸，掠去沫后，乃入余药。

凡如上诸法，皆已具载在余所撰《本草》（即《本草经集注》）上卷中。今之人有此《肘后百一》者，未必得见《本草》，是以复疏方中所用者载之。此事若非留心药术，不可尽知，则安得使之不僻缪也。

案病虽千种，大略只有三条而已。一则脏府经络因邪生疾，二则四肢九窍内外交媾，三则假为他物横来伤害。此三条者，今各以类而分别之，贵图仓卒之时，披寻简易故也。今以内疾为上卷，外发为中卷，他犯为下卷，具列之云：上卷三十五首治内病，中卷三十五首治外发病，下卷三十一首治为物所苦病。

## 杨用道《附广肘后方》序

昔伊尹著汤液之论，周公设医师之属，皆所以拯救民疾，俾得以全生而尽年也。然则古之贤臣爱其君，以及其民者，盖非特生者遂之而已，人有疾病，坐视其危苦，而无以救疗之，亦其心有所不忍也。仰惟国家受天成命，统一四海。主上以仁覆天下，轻税损役，约法省刑，蠲积负，柔远服，专务以德养民，故人臣奉承于下，亦莫不以体国爱民为心，惟政府内外宗公，协同辅翼，以共固天保无疆之业，其心则又甚焉于斯时也。盖民罹兵火，获见太平，边境宁而盗贼息矣。则人无死于锋镝之患，刑罚清而狴犴空矣。则人无死于桎梏之忧。年谷丰而畜积富矣，则人无死于沟壑之患，其所可虞者，独民之有疾病夭伤而已。思亦有以救之，其不在于方书矣乎，然方之行于世者多矣。大编广集，奇药群品，自名医贵胄，或不能以兼通而卒具，况可以施于民庶哉。于是行省乃得乾统间所刊肘后方善本，即葛洪所谓皆单行径易，约而已验，篱陌之间，顾盼皆药，家有此方，可不用医者也。其书经陶隐居增修而益完矣，既又得唐慎微《证类本草》，其所附方，皆洽见精取，切于救治，而卷帙尤为繁重，且方随药著，检用卒难，乃复摘录其方，分以类例。而附于肘后随证之下，目之曰《附广肘后方》，下监俾更加雠次，且为之序，而刊行之，方虽简要，而赅病则众。药多易求，而论效则远，将使家自能医，人无夭横，以溥济斯民于仁寿之域，以上广国家博施爱物之德，其为利岂小补哉！皇统四年十月戊子，儒林郎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谨序。

## 《葛洪肘后备急方》段序

医有方古也。古以来著方书者，无虑数十百家，其方殆未可以数计。篇帙浩瀚，苟无良医师，安所适从。况穷乡远地，有病无医，有方无药，其不罹夭折者几希。丹阳葛稚川，夷考古今医家之说，验其方简要易得，针灸分寸易晓，必可以救人于死者，为《肘后备急方》。使有病者得之，虽无韩伯休，家自有药；虽无封君达，人可为医，其以备急固宜。华阳陶弘景曰：葛之此制，利世实多，但行之既久，不无谬误。乃著百一方，疏于备急之后，讹者正之，缺者补之，附以炮制服食诸法，纤悉备具。仍区别内、外、他犯为三条，可不费讨寻，开卷见病，其以备急益宜。葛、陶二君，世共知为有道之士，于学无所不贯，于术无所不通，然犹积年成此编。盖一方一论，已试而后录之，非徒采其简易而已。人能家置一帙，遇病得方，方必已病，如历卞和之肆，举皆美玉；入伯乐之厩，无非骏足，可以易而忽之邪。葛自序云：人能起信，可免夭横，意可见矣。自天地大变，此方湮没几绝，间一存者，必以自宝，是岂制方本意。连帅乌侯，夙多疹疾，宦学之余，留心于医药。前按察河南北道，得此方于平乡郭氏。郭之妇翁，得诸汴之掖庭。变乱之际，与身存亡，未尝轻以示人，迨今而出焉，天也。侯命上工刻之，以趣其成，惟恐病者见方之晚也。虽然方之显晦，而人之生死休戚系焉，出自有时，而隐痛惻怛，如其急者，不忍人之心也。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，则侯之仁斯民也，岂直一方书而已乎。方之出，乃吾仁心之发见者也。因以序见命，特书其始末，以告夫未知者。至元丙子季秋稷亭段成己题。



## 鹿鸣山续古序

观夫古方药品分两、灸穴分寸不类者，盖古今人体大小或异，脏府血脉亦有差焉，请以意酌量药品分两，古序已明。取所服多少配之。或一分为两，或二铢为两，以盏当升可也。如中卷末紫丸方，代赭、赤石脂各一两，巴豆四十，杏仁五十枚，小儿服一麻子，百日者一小豆且多矣。若两用二铢四瓮，巴豆四，杏仁五枚，可疗十数小儿。此其类也。灸之分寸，取其人左右中指中节可也。其使有毒狼虎性药，乃急救性命者也。或遇发毒急，掘地作小坑，以水令满，熟搅稍澄，饮水自解。石为地浆，特加是说于品题之后尔。